

古宅迷踪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曾 胡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一章

1

波洛能干的秘书莱蒙小姐正在接电话。
她将速记本放在一边，拿起了话筒，平平板板地说道：
“特拉法尔加，8137。”

赫尔克里·波洛往后一仰，把头靠在了笔直的高椅背上，合上了双眼。他的手指敲打着桌边，发出一串引人沉思冥想的，柔和的得得声。在他的脑子里，正在构思着一封口授信，推敲着信的文字。

莱蒙用手捂住了话筒，低声问道：

“你愿意接这个私人电话吗？是从德文郡的纳塞科姆打来的。”

波洛皱了皱眉头。他和这地方从没打过任何交道。

特拉法尔加为伦敦市内一广场，即著名的鸽子广场。——译注。

“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谨慎地问道。

莱蒙小姐对着话筒问了一句。

“叫阿尔——雷德吗？”她委决不下地问道。“噢，是的——最后那个字是什么？”

她又转向赫尔克里·波洛：

“是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

赫尔克里·波洛扬了扬眉毛。一个记忆在他脑海中浮起：被风吹乱了的白发……鹰一般的侧影……

他站起身来，从莱蒙小姐的手中接过了话筒。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他用夸张的语调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是赫尔克里·波洛本人在讲话吗？”接线员有些怀疑地问道。

波洛告诉她讲话的正是他本人。

“你和波洛先生接通了。”那个声音说道。

这时那尖细的嗓音被一个声若洪钟的女低音所代替，波洛赶紧把话筒挪远了几英寸。

“波洛先生，真的是你吗？”奥利弗太太问道。

“正是我本人，太太。”

“我是奥利弗太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

“可是我的确记得你，太太。谁会把你忘了吗？”

“哦，有时候会的。”奥利弗太太说道，“实际上常常如此。我并不以为我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许是因为我的发型总是弄得有些特别吧。不过这些都毫无关系。在你特别忙的时候，但愿我没有打扰你吧？”

“不，不，一点儿也不打搅。”

“天哪——我担保我没有打乱你思路的意思。实际上是，我需要你。”

“需要我？”

“是的，马上。你能坐飞机吗？”

“我不坐飞机。坐飞机叫我难受。”

“我也一样，不管怎么说，我并不认为坐飞机真的会比火车快。因为我想这儿惟一的飞机场是埃克塞特，离这儿有好远呢。那么请坐火车来吧。十二点有一班从帕丁顿到纳塞科姆的火车。你这趟旅行会很舒服的。如果我的手表准的话，你还有三刻钟的时间——不过我的手表常常不准。”

“可是你在哪儿呢？太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在纳塞科姆的纳塞庄园。一辆小车或出租车会在埃克塞特火车站接你的。”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我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波洛异常冲动地重复问道。

“这些电话安在这么个倒霉的地方，”奥利弗太太说，“这个电话是在大厅里……人们在这儿穿来走去，讲着话……我简直听不清楚。不过我正在恭候你。大家都会非常兴奋的，再见。”

听筒放下时候，刺耳地咔哒一响。接着是线路传出的轻柔的嗡嗡声。

波洛莫名其妙地放下了听筒，嘴里含糊地嘟囔着，莱蒙小姐拿着铅笔坐在那儿，显出一副毫不感兴趣的神情。她用逐渐减弱的声调重复着被打断以前那封口授信的最后一句话。

“——请允许我向你保证，亲爱的先生，你提出的假设……”

波洛把那个假设置之脑后了。

“那是奥利弗太太，”他说，“阿里亚登·奥利弗，侦探小说家。你大概读过……”但是他收住了话头，因为他想起了莱蒙小姐是只读能使人得到提高的书籍的，并且把这些无聊的玩意儿轻蔑地认作是虚构的犯罪。“她要我今天就去德文郡，立刻就去，在——”他瞥了一眼钟，“三十五分钟之后。”

莱蒙小姐不以为然地扬了扬眉毛。

“那可得好好赶一气了，”她说道，“什么理由呢？”

“你问得好！她没有告诉我。”

“真怪，为什么不告诉你呢？”

“因为，”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她怕被别人偷听去。是的，她表示得非常明白。”

“哦，真是的，”莱蒙小姐说，主人的辩解使她感到恼火，“他们在想些什么！想想吧，你得匆匆忙忙地赶去搞这些徒劳无益的名堂！一个像你这样的重要人物！我总是觉得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们简直是神经不正常——头脑一点都不清醒。我是不是通过电话发个电报去？就说：不能离开伦敦，甚感抱歉……”

她伸手要去拿电话。波洛的声音止住了她。

“Du tour！”他说道，“恰恰相反。请劳驾叫一辆出租车来。”他提高了嗓门：“乔治斯！拿几件必用的盥洗用品放

法语：不行！——译者注。

到我的小旅行手提包里。快点儿，我得赶火车。”

2

火车以极高的速度走过了二百一十二英里区间的一百八十英里的路程。它轻轻地吐着气，谢罪似的走完了最后的三十英里，驶进了纳塞科姆车站。这里只有一个人下车，这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他小心翼翼地跨过了火车踏板和站台之间的那道宽缝，四下看着。在火车的尽头，一个搬运工正在行李车里忙乱着。波洛提起了小旅行手提包，顺着站台往回向出口走去。他交掉了车票，穿过售票处，走出了车站。

外面停着一辆亨伯特牌大型小轿车，一个身穿制服的司机走上前来。

“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他从波洛手中接过旅行包，随即打开了车门。他们驾车从铁路桥上驶出了车站，又向下驶入了一条乡村小道，那条小路盘盘绕绕，两边是高高的树篱。不一会儿，大地退到右后方，眼前展现出一幅极其优美的河上风光，远处是蓝靛迷蒙的小山。司机将车开进了树篱，停了下来。

“赫尔姆河，先生，”他说道，“远处是达特穆尔山。”

很清楚，需要赞美几句才行。波洛觉得有必要说上几句，于是便轻声说道：“Magnifique！”他把这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其实，大自然对他的感染力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精心

法语：太动人了！——译注。

栽培，收拾整齐的菜园反倒更会引起波洛先生的低回赞叹。这时，两个姑娘从汽车旁边走过，缓慢吃力地登上小山。她们背上背着登山用的帆布包，穿着短裤，头上扎着色泽艳丽的头巾。

“和我们相邻的是一家青年招待所，先生。”司机解释道，显然，他已经把自己当作波洛在德文郡的向导了。“那是胡丹公园，以前是弗莱彻先生的产业。青年招待所联盟把它买了下来。夏天的时候，它挤得满满腾腾的。一夜接待一百多人呢，可是住的时间不准超过两个晚上——此后，他们就得挪个地方了。来的人男女都有，多数是外国人。”

波洛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正在想，而且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从背影看，适合穿短裤的姑娘其实是寥寥可数的。他难受地闭上眼睛。为什么，噢，为什么年轻妇女要这等打扮呢？那些鲜红色的小短裤实在太没有吸引力了！

“她们好像背着挺沉的东西。”他咕哝道。

“是的，先生，从火车站或汽车站到这儿是一段挺费劲的长路。到胡丹公园的两英里路程就数这一段景色最美了。”他犹豫了一下又说：“要是你不反对，先生，咱们捎她们一程好吗？”“当然可以，没说的。”波洛宽厚地说道。他几乎是一个人坐这辆车，未免太奢侈了。而眼前的这两个年轻女郎却被沉重的帆布旅行包压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她们一点都不懂得怎样打扮才能吸引异性的注意。司机开着汽车，慢慢向前，接着咔的一声，停在了那两个姑娘的身边。她们

有关机构为徒步或骑车旅行的青年提供食宿的地方。——译注。

那面红耳赤、汗如雨下的脸庞、满怀希望地抬了起来。

波洛打开了车门，姑娘们爬了进来。

“真是太感激不尽了，”其中一个说道，她是一位带着外国口音的漂亮姑娘。“这段路比我原来想象的要长，真的。”

另一个姑娘仅仅点了几下头，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蛋通红，头巾下面隐隐露出几缕青栗色的卷发，她露出牙齿，小声地说了句：“Grazie”。那个漂亮姑娘还在兴趣盎然地说着。

“我到英国来度两个星期的假，是从荷兰来的。我很喜欢英国。我已经到过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福镇，参观了莎士比亚剧场和沃里克城堡。接着，又到了克罗维利，现在我看到了埃克塞特大教堂和托基——太棒了——今天我到了这个美丽的风景地，明天我要渡过河去，到普利茅斯，发现新大陆——就是从普利茅斯启航的。”

“你呢，Signorina？”波洛转向了另一位姑娘，可她只莞尔一笑，摇了摇她的卷发。

“她不怎么会说英语，”那荷兰姑娘和气地说，“我们俩都会说点儿法语——因此，我们在火车上可以对谈。她是从米兰附近来的，在英国有一位亲戚，嫁给了一位开杂货店的

意大利语：谢谢。——译注。

在英格兰，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出生地。——译注。

沃里克城堡是英国中部沃里克城最著名的古迹，建于公元915年。——译注。

指麦哲伦发现美洲大陆。——译注。

意大利语：小姐。——译注。

绅士。昨天，她和一个朋友到埃克塞特来，可是她那个朋友吃了埃克塞特商店里买来的不好的小牛火腿馅饼，病倒在那儿了。小牛火腿馅饼在热天不是好东西。”

这时，司机缓缓地把车停在一个岔道口上。姑娘们跳下车来，用两种语言向他道了谢后，便顺着左边的路走去了。司机将他那奥林匹斯山神似的冷淡暂时撇到了一边，感慨系之地对波洛说：

“岂止是小牛火腿馅饼——对康沃尔 发面食品，你也得小心才行呀。在假日里他们什么都往里放！”

他又发动了汽车，开上了右边的那条路。这条路没出去多远，就钻进一片密密的树林。他也开始给胡丹公园青年招待所的住客们作出最后的评判。

“在那家招待所里有些年轻女人可真够漂亮的，”他说，“可是要想叫她们弄明白什么是未经许可就进入私人宅园，真是难上加难。她们擅入私人宅园的方法真是叫人太吃惊了。看起来她们好像并不明白那是一位绅士的私人住所似的。她们总是穿过我们的树林，假装不懂你对她们讲的话。”他忧郁地晃了晃脑袋。

他们继续前进，穿过树林，驶下一座陡峻的小山，接着，穿过几道大铁门，沿着车道终于停在了一座面对河岸的巨大的乔治王朝式的白房子前。

司机打开了车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黑头发的管事出现在台阶上。

“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那管事低声问道。

“对。”

“奥利弗太太正在等着您呢，先生。您会在巴特里见到她的。请允许我给您引路。”

波洛被带上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这条小路沿着树林向前伸展，在它的下方有一条河流隐约可见。小路沿坡缓缓而下。最后来到了一片圆形的空地。空地四周，是一圈低矮的垒墙，奥利弗太太正坐在垒墙上。

她站起身来迎接他，下摆里的几只苹果掉了下来，四处乱滚。苹果好像成了会见奥利弗太太时必然在场的东西似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掉东西，”奥利弗太太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她的嘴里塞了苹果。“你好啊，波洛先生？”

“Très bien, chère Madame.” 波洛温文尔雅地答道，“你好吗？”

自从波洛上一次见到她以来，奥利弗太太看上去有些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正如她在电话里暗示过的那样，是由于她又一次改变了发型。波洛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发型有一种被风吹乱的效果，今天她的头发被染成了艳丽的蓝色，许多人工卷出的小发卷向上蓬起，这种发型称为假侯爵夫人型。这种侯爵夫人式的效果就到她的脖颈为止，其余的装束可以称之为“乡间的实用型”。那是一件色彩强烈的蛋

法语：很好，亲爱的太太。——译注。

黄色粗花呢外套和裙子，以及一件看起来不悦目的芥末色套领衫。

“我知道你会来的。”奥利弗太太高兴地说。

“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道。

“噢，不，我知道。”

“我还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到这儿来。”

“哦，我知道答案。是好奇心。”

波洛望着她，他的目光略为闪动了一下。他说：“你那著名的女人的直觉这一回大概不会叫你失误吧？”

“好了，别拿我们女人的直觉开玩笑啦。难道我不总是马上就能判明凶手吗？”

波洛颇有气度地沉默着。不然他就会回敬她：“也许你第五次才能猜得着八九分，而且还不是回回如此！”

然而，这样的话他并没有说出口，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你这儿倒真是一片风景佳丽的产业呀。”

“这儿？可它不是属于我的，波洛先生。你以为它是我的产业吗？噢，不，它是属于斯塔布斯家的。”

“他是什么人？”

“哦，谁也不真正摸底，”奥利弗太太含糊不清地说，“反正是有钱人呗。不，我在这儿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啊，你到这儿来是为你的chefs—d'oeuvre。增加点儿地方色彩吗？”

“不，不，正像我说的，我是在工作。我是被请来安排一

法语：杰作。——译注。

次谋杀的。”

波洛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哦，不是真的来一次谋杀。”奥利弗太太说道，以便让他宽心。

“明天将有一个大规模的游园会，为了使它别具一格，要搞一个追寻杀人凶手的游戏，这将由我来安排。你知道，这就跟寻宝似的，不过他们寻宝的游戏搞得太多了，所以他们觉得这种搞法很新鲜。因此，他们主动提出给我优厚的报酬，请我到这儿来进行安排，挺有意思，真的——这和通常那种令人生厌的老一套大不相同。”

“这个游戏怎么进行呢？”

“哦，当然得有一个‘受害者’。得有‘线索’，有‘嫌疑’了。一切都是按老一套办的——你知道，所以还得有‘荡妇’，有‘敲诈勒索者’，有‘年轻的情侣’，阴险的‘管家’，如此等等。入门费是两个半先令，进门后马上就被带进第一个‘线索’，随后你得找到‘受害者’，‘武器’，并且说明是谁干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游戏是有奖的。”

“真了不起！”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实际上，”奥利弗太太有些后悔地说，“这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你得考虑让参加的人表现出有相当的头脑，可是在我的书里，那些人物是不必如此的。”

“这么说，你要我来是让我帮你进行安排的了？”

波洛并不打算掩饰自己说话声中强烈的不满和抱怨。

“哦，不，”奥利弗太太说，“当然不是！我已经全安排好了。明天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不，我需要你是另有缘故

的。”

“ 什么缘故？ ”

奥利弗太太把双手伸向自己的脑袋。当她正要用习惯的老动作把手指插进头发里胡乱地往后一掠的时候，她想起了她那复杂的发型。因此，她只得用拉拉耳垂来宽慰自己。

“ 我敢说，我是个傻瓜， ” 她说道， “ 不过，我认为这里边有些不对劲儿。 ”

第二章

在波洛盯着她的时候，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接着，他严厉地问道：“有些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

“我说不上来……这正是我要请你来弄明白的问题。不过，我感到——越来越感到——我已经被——啊！——被利用了……一直在受骗，你要是想说我是傻瓜，那就随你说吧，但我要说的是，明天如果弄假成真，真正发生了谋杀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波洛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也毫不畏缩地用目光回敬他。

“很有意思。”波洛说道。

“我想，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吧？”奥利弗太太采取守势地说道。

“我从来不认为你是个傻瓜。”波洛说。

“可是，我知道，对于直觉你一贯的看法是什么。”

“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说法，”波洛说，“我确信，你已经看到了某些现象，或听到了什么，显然它们引起了你的忧虑。我认为，你对你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吃不准。你只不过是意识到了结果而已。也许我可以这样讲，你对你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不甚了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直觉。”

“这叫人感到自己真是愚蠢，”奥利弗太太懊丧地说，“竟然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们会理出头绪来的，”波洛鼓励道，“你说你已经感觉到——你是怎么说的来着——一直在受骗？你能不能把你的意思说得清楚一些呢？”

“哦，很难……你瞧，这个破案游戏是我安排的。先这么讲吧，这是由我设计，我规划的，首尾一致——前后吻合。哦，要是你对作家有些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的。人们总爱说：‘很好，不过要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话是不是更好一些呢？’要么就说：‘倘若受害者是A而不是B的话，或者最后证明凶手不是E而是D的话，会不会更好呢？’我的意思是，一个作家会这样讲的：‘不错，假如你想那样写的话，那你自己动手吧。’”

波洛点点头。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吗？”

“不尽然……不过已经有人提出过了这类愚蠢的建议，后来我发了火，他们也就让步了。可是我恰恰在一些次要的建议上疏忽大意了，因为我顶住了另一些意见，所以我没有多动动脑筋就接受了那些次要的建议。”

“我明白了，”波洛说，“是的——这是一种方法，这……有人提出过一些颇为拙劣和荒谬的建议——但这不是真正的关键。而做一些不重要的更动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这个意思，”奥利弗太太说，“当然了，要出事也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也许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事情让我担心——就是说，有某种——嗯——某种气氛。”

“是谁向你提出修改意见的？”

“好多人，”奥利弗太太说，“如果仅仅是一个人提出来的话，那么我对我的想法就更有把握了。可是偏巧不是一个人——尽管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人提出来的。我是说，有一个人利用了那些老实人。”

“这个人是谁，你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吗？”

奥利弗太太摇摇头。

“是某个非常聪明而又非常谨慎的人，”她说，“任何人都有可能。”

“在场的人都有谁？”波洛问道，“出场的人物一定是相当有限的吧？”

“哦，”奥利弗太太说道，“有乔治·斯塔布斯爵士，他是这片产业的主人，既富有又粗俗，除了生意经以外，对别的事情一窍不通，依我看，他的生意经倒是挺到家的。还有斯塔布斯夫人——她叫海蒂——比他大概小二十来岁，相当漂亮，可是却沉默寡言得像条鱼——事实上，我认为她显然是个傻瓜。当然她嫁给他是为了图他的钱，她除了衣服、首

饰以外啥也不想。还有一个是迈克尔·韦曼——他是个建筑师，很年轻，长得不错，有股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的劲儿。他正在给乔治爵士设计网球馆，并且正在整修‘弗利’。”

“‘弗利’？那是什么——是化装舞会的名称吗？”

“不，是建筑物，是一个小庙之类的建筑物，白色的，有柱子。也许你在基尤植物园里见过这样的建筑物。还有布鲁伊斯小姐，她可以说是管家兼秘书。管理家务，起草书信，都是她干——铁面无私，精明能干。还有周围一些来来往往帮忙的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在河边有座小房子——他们是亚历克·莱格和他的妻子萨利。再一个是沃伯顿上尉，他是马斯特顿夫妇的代理人。当然马斯特顿夫妇也得算在内，还有老弗利亚特太太，她住在从前看大门的人住的小屋里。纳塞庄园从前是属于她婆家的。不过，他们都不在世了，或者说在战争中死去了。要付的遗产税太多，于是最后一个继承人就把这块地方卖掉了。”

波洛在琢磨着这些角色，但此时此刻，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串名字。他又回到了主要的问题上来。

“这个破案游戏的主意是谁出的？”

“我想是马斯特顿太太。她是本地议员的妻子，组织能力很强。就是她说服了乔治爵士举行一个游园会。你知道，这个地方已经空了很多年了，她认为，人们是心甘情愿花钱

在英语中‘弗利’（Folly）一词有愚蠢以及耗费巨大而又荒唐的建筑物的意思。——译注。

地名，在伦敦西郊。——译注。